

民族解放叢書

抗戰中的民生問題

莫 湮 著

光明書局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

書叢放話安己

抗戰中的民生問題

著 涇 莫

光明書局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

民族解放叢書

抗戰中的民生問題



著 作 人

莫 湮

主 編 人

平 心

發 行 者

光 明 書 局
漢口交通路生成里內

總 經 售

光 明 書 局
上海福州路二八五號

世 界 書 局
香港皇后大道中市

版權所有 • 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付印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

目次

第一章 爭取抗戰勝利和改善民衆生活	一
一 動員民衆必須改善民生	一
二 充實國防經濟力量與改善民生	一五
三 改良民生可以提高民衆抗戰情緒	二一
四 擴大鞏固民族統一戰線與改良民生的關係	二四
第二章 怎樣才能改善民衆生活	二七
一 改良分配關係	二九
二 創設新的生產	四二

第二章	改善民生的先決問題.....	四七
一	民生問題與政治機構.....	四七
二	抗日的政治機構.....	五二
第四章	結論.....	五七
一	民生問題必須依三民主義解決.....	五七
二	解決民生問題就可以保證抗戰勝利.....	六〇

第一章 爭取抗戰勝利和改善民衆生活

一 動員民衆必須改善民生

歷史上沒有一次勝利的戰爭，是沒有人民的積極參加的。美洲獨立戰爭，美國之戰勝強大的英國，日俄戰爭，蕞爾的日本小國，一九〇五年之戰勝勁敵沙俄，艱苦的蘇聯在國內革命戰爭中得到最後勝利，北伐國民革命軍的戰勝閻軍隊等……，都是因為這些戰爭，是在人民熱烈擁護，參加之下而成功的。反之，如果戰爭只着眼於軍隊的力量，則不管自己的武裝，如何優勝於敵方，勝利却是鮮有把握的，法蘭西路易王朝的毀滅，沙俄一九〇五年的敗績，就是

最好的說明。日本法西斯蒂的軍部，在積極準備對中國大規模戰爭過程中，他們一時一刻都不會忘記了他的武斷宣傳，鼓動國內人民侵略的情緒。更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不但注意口頭上的宣傳崇揚『皇國』主義，武士道精神，『大亞細亞』主義，而且也知道，要侵略中國，需要『鞏固後方』，所以軍部的『廣義國防』計劃中間，還竭力提倡『安定國民生活。』一個軍備上佔優勢的侵略國家，尙且知道不但要以大砲飛機來征服中國，而且還要利用全國人民的力量，傾巢來犯，試問一個弱小民族的國家，既無充分的武裝配備，又無及早抵抗準備，不發動全國民衆的力量，來一致抵抗，要想最後戰勝日寇，難道會有可能的嗎？數個月來抗戰的局部失敗，上海太原等地的相繼陷落，首都受着嚴重的威脅，各地漢奸蠢動等等事實，無一不說明了，政府與軍隊的單獨抗戰是已經到了很嚴重的階段，目前如再不發動民衆力量，參加抗戰，而只是一味依賴軍

隊的抵抗，則抗戰前途是不能樂觀的。自然這並不是說，今天已有立即完全亡國的危險，但是我們要認清楚，這樣的抗戰，不但勝利把握太少，而且犧牲也太嚴重了。

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乘勝追擊，由於日德意防共協定的簽定，日本帝國主義顯然已下了最大的決心，非打得中國『屈膝』是不肯罷休了，在這樣嚴重的關頭，我們始終還只看到伏在壕溝裏的忠勇戰士，待敵人逼近時，才起而『應戰』，還不知道把軍隊與人民的力量配合起來，採取運動戰，與游擊戰的方法去取勝，這是很可慮的現象。然而怎樣才能動員民衆，一致參加抗戰，已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。

『組織民衆』『訓練民衆』這一套，大家也說得似乎夠了，但是說來說去，還不是只說給會看報，會看雜誌，比較開明的一些羣衆聽聽嗎？大多數的老百

姓對於抗戰還是漠不相關的。上海這個地方救亡運動，也算是相當發達了，但是上海近郊的農民，當前方炮火非常猛烈時候，大家還平安的坐在茶館裏吃茶，到敵軍光降時，又復扶老攜幼的只會逃，莫名其妙逃，莫名其妙的死於敵人槍刺之下，徐家匯，南市，浦東……的居民，在敵人燒殺之餘，都變爲租界裏的難民了！我們看到了慘絕人寰的難民流亡圖，固然悲憤痛心之至，但是假如再想想，要是這成千成萬的難民，都是有組織的民衆，那末今天一定不會到此地來做『籠中鳥』，他們一定是已經拿着他們的槍，刀，鎗，木棒，出沒於敵人的前方後方，成爲神出鬼沒的游擊隊了。孰令至此；在今日慘痛失敗之餘，是應當好好地想一想的。

民衆動員不起來，這當然是有複雜的政治的經濟的原因，現在只來說說，民衆自身爲什麼對抗戰的態度，這樣冷淡。敵軍臨境，人民還茫然不知所往，

這與『沉默』『鎮靜』『沉着應戰』等好聽名詞，都無關係，這只是表示人民並不知道，抗戰對於他本身究竟有什麼關係。抗戰的意義既然未被民衆了解，人民自然不會要求組織自身，訓練自身；自然只會逃難，不知道怎樣去抵抗了。

從全國性抗戰發動以後，民衆動員問題在主要的都市裏，及逼近前線的各省各縣，不能否認的，是被人們所注意的，但是因爲中國各省各縣統治者態度的不同，因此反映到動員民衆方法上，也有各種各樣的分別，而其結果，也就大大的不同。有的只是『有名無實』的『動員』，有的只能動員一少部份人，有的地方則是開始真的動員了廣大的人民力量。現在且就其主要的方式上加以檢討。

官僚式的動員——的確國內還有許多，抱着『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』的政治思想的人，從這種人頭腦裏所能想像得出的民衆動員方法，自然只有『加

以組織與加以訓練』那一個老套。命令強迫的辦法，本來是只能用作催租，索賦的，如去動員民衆抗日，這就將毫無成效的。我們只要看現在各地農民怎樣懼怕壯丁訓練，農民甚至情願離鄉背井逃避訓練，就可知道『民可使由之』，的方法是怎樣不適用於動員民衆了。

自從抗戰爆發以後，各地方什麼『抗敵後援會』之類的組織，不謂不少，但是這裏面都是一些空架子，在民衆眼光中看來，與他本身並無什麼關係，由這些官辦的抗日機關所動員起來組織起來的民衆，到底有多少人呢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真是可憐到極點了吧！最著名的山西式的『官辦民衆組織』『犧牲救國同盟』，『主張公道團』等等的組織，名義上所動員起來的人數，的確也不少，但是在目前山西抗戰過程中，這些組織起了怎樣的作用呢，由今日的事實所證明出來的，實在是夠使人失望了。從已往許多事實所表現出來的，『加以組織』

的官僚式的辦法，怎樣沒有實際的作用，這可以說已是定論，所以現在要是還有人再繼續想用這樣方法來『應景』，或企圖把官辦的『民衆組織』來代替自發的民衆抗日組織，那末不論他主觀上是怎的純潔，客觀上却是反有阻撓抗日的民衆運動發展的作用。官僚式的動員方法，是脫離羣衆的，在目前民衆動員問題，一天比一天逼切需要的時候，無異的是應當捨棄不用的。至於那些已經存在的官辦的民衆組織，爲了適應民衆的要求，也就應當有決心的轉變，改組成爲正真民衆的抗日組織的必要了。

所謂『超經濟式』的動員——這一種超經濟式的動員方法的明顯主張，提倡的和擁護的人，目前似乎還不很多，我們只能在文章上偶一見之而已。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的，這一種『超經濟式』的動員方法，雖然還沒有形成一個普遍化的理論，可是在實際的救亡運動中，這一個動員的方式，目前事實上都是早

已成為主要的方式了。『超經濟式』理論的主要實質，是這樣的。(一)現在是建立統一戰線的時代，各階級人民不必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，以免發生摩擦。民衆生活的改善，要在抗戰勝利以後，因此現在不必把改善人民生活問題提出來。(二)現在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，是超黨派，超階級，超經濟的，似乎是認為階級矛盾。完全可以『和平的』『合法的』解決；(三)因此，動員基本民衆抗戰的辦法，只要有政治上的號召，民衆就自然會集中在抗日的旗幟下來奮鬥的。建立統一戰線的唯一信條，似乎就是在於『同舟共濟』的單純原則上面。這一種『超經濟式』的主張，表面上看來，是有幾分理由的，因為的確目前民族矛盾是已經超過了國際階級的矛盾，爲了『禦侮』，當然是需要各階級的『團結』的。但是這種論調終極的分析起來，却是有一個很大的毛病。問題就在於這一種論調，是過份的忽視了國內的基本階級矛盾的存在與其嚴重性。

國內階級矛盾——當然是經濟利益的矛盾——如果不能在抗戰過程中，在事實上減到最低限度，那末要使各階級各黨派真誠團結是決不能像我們理想中的那樣樂觀。換句話說起來，也就是抗戰的民衆動員，也決不能如我們所理想的那樣簡單，可以『超經濟』的動員得起！法國的勞動階級與農民，爲什麼要一致擁護現在這個統一戰線的政府呢，不用說，這是因爲現在統一戰線的政府能夠切實的改善勞動者生活的緣故，同樣西班牙人民爲什麼在共和政府領導之下，都能一致的抵禦叛軍和法西斯蒂的進攻呢，這還不是因爲這個政府，不是只對人民開改良生活的空頭支票，而是在今天已經切實的，保障了西班牙勞動者生活的緣故嗎？同樣的理由，我們難道獨獨可以叫中國的勞動者，貧民，依然生活在這飢餓線上，強迫要其爲民族利益，積極參加抗戰嗎？我想這樣的理想，過去及今天，固然還不曾實現過，而明天也許更不會實現！

事實是勝於雄辨的，目前中國的基本人民——勞動者農民廣大的都市小資產階級貧民——爲什麼多數還不能了解抗戰的意義呢，爲什麼多數對於抗戰還是站在同情的地位上，而不會積極的動員起來呢，這正是因爲過去的動員方法，太『超經濟』的緣故！老百姓憂慮戰爭延長，懼怕做伏子，拒絕與逃避兵役，見了中國軍隊也一樣的逃難，有的甚至橫了心，爲一二元錢去做漢奸，這一切現象，是完全說明了「超經濟式」的動員方式，在今天早已應當宣告破產了。要動員起千千萬萬廣大落後的民衆，只有以新的姿態出現，把民衆經濟生活的改良問題，立即與爭取民族利益問題，密切的連貫起來，這才是今後談動員民衆問題者、應當採取的態度！

一個新的動員方法——宋子文先生對外籍記者發表談話時，他曾說：『往日共黨在華南維持長期之抵抗，足爲中國人民有以弱勝強，以寡勝多能力之明

證。共黨僅以江西半省爲根據地，能與政府軍五十萬周旋，此足徵全國動員，共赴一的，其能力爲何如矣！我們讀了這一段話，一方面是異常的興奮，但是另一方面却是無限的感慨。國人皆只知道他們共黨持久力之超人，英勇苦無比，但不知道他們這個力量到底是從什麼地方發生出來，因此對於他只是發生神祕的驚歎，也就無補於目前問題了。第八路軍在江西時候，所以有這樣持久的能力，唯一的祕訣，顯然是在於他們善於動員民衆，『共赴一的』的緣故。記得他們在五次圍剿時候，江西有許多縣份的壯丁，往往被動員到百分之八十以上，到上前線去當紅軍的，而後方的生產，則完全交付與當地非戰鬥員之手，因此在軍事空虛之間，非但絕不發生內在的經濟恐慌，（經濟封鎖是另一問題）而且生產上到處反有增加之勢，這樣『共赴一的』的廣泛的動員，當然不是什麼『超經濟』方法，所能動員的，唯一原因，就是當時江西的民衆，自

分得了土地消滅了封建剝削以後已深切的認識了，他已得的自身利益，應當如何去保護了。

現在八路軍已以新的英姿，活躍於山西了，幾個月來，勝利的局面，廣大的游擊戰，是怎樣形成的呢，朱德將軍說：『這完全是民衆的力量』，這的確是一句意味深長的話，爲什麼華北隊伍，除了八路軍以外，常常被敵人擊敗呢？這不用說，是因爲八路軍作戰是有民衆援助的，而其他隊伍却只是軍隊的單獨作戰，但是八路軍爲什麼有這樣的力量，能夠動員民衆呢，唯一的理由，這就是八路軍能夠在軍隊所到的地方；立即保護與設法改善民衆經濟生活，給以政治自由，因此民衆都紛紛自動組織起來，動員起來，甚至於連八歲的小孩子，也去參加游擊隊了。

關於八路軍怎樣動員當地民衆的情形，我們只能偶然在新聞記者的訪問中